联合国 S/PV.7744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七四四次会议

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别所先生	(日本)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 •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631）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23161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 (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S/2016/631)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631，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 (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每次向安理会作通报时，都会描述这场残酷冲突的种种恐怖景象。这场冲突的特点是，平民完全未能得到保护，这令多数平民遭受极大苦难。说实话，言语不足以形容叙利亚人民现今所处的悲惨和恐怖遭遇。我们看到普通叙利亚人希望结束他们的梦魇，但这些希望起起落落，因为政府、非国家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死心塌地地继续打仗，导致城镇、社区和家庭遭到进一步破坏。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最近所言，“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之多超出了我们最坏的噩梦”。

在过去几周里，该国若干地区的战斗和暴力出现了升级，导致大量平民死伤和流离失所。各方继续无视平民存在，从人口密集区并对这些地区发动空中和地面袭击。在某些地区，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几乎仍是司空见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称，叙利亚保健服务遭受的破坏比地球上任何其它地方都要严重。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在很多地方，叙利亚平民面临的风险丝毫未减，原因是各方继续公然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安全理事会倡导并应强制执行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主要和最根本原则是，有义务使平民免遭武装冲突的影响。

我对阿勒颇市及其周边地区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感到极为震惊。过去几周，阿勒颇东部和西部均受到数百枚迫击炮弹、导弹和射弹的袭击，致使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7月7日以来，进出阿勒颇市东部的平民、人道主义和商业活动已经停止。进出该市的最后一条路线卡斯蒂略公路，正如我在前两次通报中向安理会提出的警告的那样——有大约25万至27 5000人居住在那里——现已因战斗而被切断。

联合国和我们的伙伴预料到会发生此类不幸但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此预先储备了一些物资。预计阿勒颇东部的粮食到下月中旬将耗尽。医疗用品可以用更长时间，但我极为关切的是，阿勒颇东部医疗设施继续遭受袭击，比如马阿迪居民区一所医院遭袭，而该居民区单在过去一个月内已三次遇袭。

实际上，在过去48小时里，我们收到报告称，阿勒颇市和农村有若干设施或设施周围遭受袭击。这些报告尚在核实之中。这些袭击造成了多重破坏性后果，不仅杀死民众，破坏设施，而且使数以千计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甚至无法得到基本护理。

那些被困在阿勒颇市东部的人处境极端危急，对此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随着战事逼近，而且其基本必需品即将耗尽，这些民众面临被围困的严重危险。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现有决议的规定，通过跨线或跨界行动来确保渠道

畅通，以便我们能够补给储备，确保民众获取生活基本必需品。国际社会绝不能容许阿勒颇市东部成为又一个而且是迄今最大的被围困地区。那无异于中世纪野蛮时代再现，也是很可耻的。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紧急呼吁当事各方和那些有影响力的各方现在采取行动，为阿勒颇市东部达成每周48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以便联合国及各伙伴能够安全、定期和持续地接触到被困在前线后的25万民众。这必须成为发自整个联合国的呼吁，而不只是我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身份发出的呼吁，这一呼吁必须来自安全理事会。

我对马达亚、Fo’ah、扎巴达尼以及科夫拉亚人道主义局势恶化、急需医疗后送的报告同样感到震惊，在那些地方，62 000多民众正在并且继续受到围困。尽管过去三个月来叙利亚政府核准联合国和人道主义伙伴为这四个城镇的被困平民提供援助，但是，由于协议各方间的紧张状况、伊德利布的猛烈空袭以及对Fo’ah和科夫拉亚的轰炸，联合国和各伙伴一直未能进入这些城镇。我们都应该记住今年早些时候令人不安的马达亚饥饿儿童画面，其中许多人在援助物资最终获准进入后依然死去。请允许我说明：除非各方促成立即向这四个城镇无条件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否则我们将再次看到这些画面。这绝非空洞的警告；如果安理会不采取强制行动确保准入，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再次出现。

在必要情况下，还必须立即提供紧急医疗后送。当前的“一对一”安排导致儿童由于同时间在另一个地方没有同样病重儿童需要后送而在某个城镇死去，这应该成为当事各方及其支持者良知上的一个可耻污点。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冷酷无情的“一对一”安排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衡量人道主义准入与行动的唯一标准是满足需求，而不是对等。我呼吁各方准许病人和伤员撤出这四个城镇和所有其它被围困地区，以获取其生存所需的医务护理，并且结束“一对一”的做法。医疗后送不是一个政治或军事优势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人性的问题。

今天，我着重谈了阿勒颇和四个被围困城镇的情况，但各成员将在许多其它地方看到类似情况：数以万计的人被困在Menbij，暴露在那里的战火之中，却得不到人道主义援助；或者，有报告称数十人死于对阿勒颇市郊Tokhar的袭击；大马士革郊区的杜马、德拉雅和Khan El-Shieh继续遭到轰炸；此外还有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对德尔祖尔市被围困地区实施的不间断袭击。我还对沿约旦边界一带护堤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最近数月那里寻求逃离叙利亚境内战事的民众人数成倍增加。被困者中绝大多数为儿童、妇女和老人，还有那些需要医务护理的人，包括数百位孕妇。那里酷热、草木不生，是一片荒芜的人间地狱。

事实是，叙利亚各地有约550万民众身处难以到达和被围困地区而需要帮助，却几乎得不到任何人身保护，获取基本的拯救生命援助的渠道有限。这一数字中有约59万人仍完全身陷被围困地区。请允许我花几分钟时间描述一下生活在那些地方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那里的人大多数已彻底绝望，想逃离接连不断的战事、轰炸及枪击。面对几近饿死的孩子，父母却无法为其提供食物。营养不良极其严重，到了导致儿童死亡的地步。没有自来水或供电。到达那些地方的少量物品价格高出邻近社区几十倍，因此那些已经身无分文者根本负担不起。在那些地方，教育无从谈起，性暴力、招募儿童兵行为以及早婚则司空见惯。试想一下，在这样一个地方，孕妇无法安全生产，因为她得不到必需的止痛药或者必要的护理，那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形。在那些地方，有幸得到护理的人却常常死在病床上，因为他们所在的医务设施遭到轰炸。是的，在叙利亚存在侵害儿童的难言的性犯罪，这令人发指，令我们集体警醒。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审视数字以外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人们在那些地方日复一日面对的现实。遭

受如此痛苦和这样死去的不是战斗人员或者那些在检查站的人，而是平民，是最脆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士以及老人。这些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它们不言自明。当然，我们中的任何人，任何一个在此就座的人都不会对这些恐怖状况无动于衷，而这些状况已成为我们如此众多人类同胞——他们碰巧是五年前世界被彻底颠覆的叙利亚境内叙利亚人——的日常生活。

该国许多地方处于生死存亡的局面，正为如此，我们从每个可能的角度施压，力求获取定期和持续接触所有被围困地区和难以到达地区的通行准入。的确，今年已取得某些进展。总的来说，我们现已能够为被围困和难以到达地区的100多万民众提供援助。今年，我们已至少一次进入所有被围困地区，其中包括59万人中的40万人，还包括通过当前向德尔祖尔市11万人空投援助物资。在叙利亚政府核准7月份机构间车队计划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车队获准进入35处地方的34处，其中包括首次核准向所有要求进入的被围困地区提供全套援助。这些突破虽然是渐进式的，但却证明：一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为那些急需救生援助的人提供援助确实是有可能的。我感谢那些对各方有影响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其影响力，特别是最近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尤其是俄罗斯大使及其团队在大马士革采取的主动举措。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准入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战事升级和不安全状况继续给准入带来进一步限制。除阿勒颇和四个城镇之外，7月份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由于沿主要准入道路一带的炮击、轰炸以及交战，即使得到叙利亚政府的核准，我们仍无法到达德拉雅和杜马等许多其它地方。联合国及伙伴从土耳其和约旦展开的跨界行动也受到边界地区和主要准入路线一带不安全状况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我们为数万民众提供援助的能力。

任意限制与阻挠仍限制或阻碍我们运送援助的地点、接收人以及频繁程度。尽管7月份的机构间车队计划大多得到核准，但是叙利亚当局只授权我们为联合国估计被困在这些地区的75%的民众运送援助物资。实地工作团队继续坚持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要求，根据联合国独立进行的需求评估来运送援助物资。

即便获得了批准，并且完成了大量手续，但叙利亚中央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在安全部队那里并未总是转化为实际行动。特别是，尽管安理会及其他方面一再呼吁应准许援助车队中所有药品和手术器材自由通行，但是，医疗和手术器材仍旧被排除在外，或从助产包、儿科医药包和腹泻治疗包中拿走，致使每月有几千人无法获得这些物资。我再重复一遍，这些东西是助产包、儿科医药包和腹泻治疗包。这种蓄意剥夺基本药品和手术器材的行为破坏人道主义行动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些非国家武装团体也袭击和威胁人道主义工作者并且拒绝与他们合作。此外，联合国持续进入伊斯兰国所控制地区，如腊卡省和德尔祖尔省部分地区的通道仍极其受限。

在叙利亚全境，联合国各机构及其非政府组织伙伴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以便满足叙利亚民众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而且往往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6月29日，我们亲眼看到，在开往伊尔宾和扎马尔卡的车队中，一辆运送物资货车的司机胸部中弹，另一轮开火则击中另外一辆装甲车。我要赞扬那些英勇无畏的工作人员，他们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冲突线和边境，或者进入冲突正酣地区，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急需的救生援助。我还要提醒那些有时挑剔不满的人，他们认为获得叙利亚政府的允许是减少我们勇敢的联合国同事及其伙伴当前所面临真实生死存亡危险的唯一办法，这些伙伴中有很多是叙利亚本地人。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正在共同开展定期方案、跨境和跨线活动以及空中行动，每个月为数百万人提供援助。至关重要的是，冲突各方应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为所有人道主义组织、人员以及其它资产提供一切必要保护，无论它们的大本营在哪里，无论它们在什么地方运

作，也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在叙利亚提供援助。请允许我直言不讳：我们亟需恢复保护和准入方面的势头。今年上半年和设立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人道主义工作队以来创造的势头必须成为平台，推动在今年下半年大踏步改变为平民提供保护和准入的情况。这其中必须包括，首先，恢复和强化停止敌对行动，停止肆意杀害和伤害平民的滥杀滥伤袭击。各方及其支持者完全有能力把平民伤亡减少到最低程度，并且避免更多犯罪和暴行。它们必须这样做。平民和民事基础设施不应成为随意牺牲的棋子，而应根据国际法受到特殊保护。

第二，在此过程中，各方及其支持者必须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安全、持续、畅通无阻以及无条件准入。这其中必须包括人道主义休战和暂停交火，这样，我们才能接触到前线后方被困平民，他们也才能获得在其所在地区无法得到的拯救生命服务。当然，更理想的情况是停止所有战斗。

第三，在这方面必须立即结束围困，因为数十万平民仍因此遭受无情的集体惩罚。除非完全解除围困，否则任何行动都永远不够，我们不能回避现实。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和我的同事们多次说过的话。结束危机必须通过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胜利。但是，我们不要错误理解目前的人道主义局势走向：尽管国际社会中存在某种情绪，甚至存在某种言论，但是，可以利用的保护空间正在缩小，人道主义状况正在恶化，人们的绝望感也正在增加。在我们继续寻求实现政治解决的时候，这些不能也不应成为国际社会似乎甘于接受的趋势。国际社会曾展现具有一致的目标，现在也必须展现这一点，否则将为时太晚，我们将看到又一代叙利亚人陷入冲突和痛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莱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同意以公开形式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受够了。我们必须打破惯例，公开举行本次会议，因为让全世界了解叙利亚生活的真实情况至关重要。因此，我感谢奥布赖恩副秘书长作了发人深省的通报。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应听到安理会每一个成员对今天所描述种种恐怖行为的回应。我们不能躲在紧闭的会议室大门背后。我们在如此野蛮的行径面前不能保持缄默。成百上千的平民正由于空中和陆上袭击而丧生或受伤。还有数十万人在不断扩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受苦受难。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阿勒颇市东部目前遭叙利亚政权围困。作为粮食、药品和补给物资主干线，卡斯蒂略公路现已被切断。目前实际有30万人遭围困。另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就在眼前。

我们过去看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6个月前，我们就马达亚遭围困一事举行了紧急通报会（见PV.7605）。我们都记得这个小城中孩子瘦骨嶙峋的模样，例如像Olah这样的孩子，她只有12岁，由于叙利亚政府无视让她撤出的请求而在随后死去。她被活活饿死。根据叙利亚裔美国人医学会的报告，还有64人遭受了同样的悲惨命运。

为了Olah、Olah的家人以及马达亚人民，我们有责任制止历史在阿勒颇重演。那里的30万人是我们不容失败的理由，但现在，我们的时间紧迫。我们欢迎联合国高瞻远瞩，提前在阿勒颇城储备了粮食，但是，这些粮食只够该市不到一半人口维持一个月。粮食价格正在飞涨，面粉价格翻了一倍，蔬菜价格翻了三番，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我们都知道需要的是什么——持续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安理会、联合国以及安理厅以外的全世界——都必须坚持施加压力，帮助阿勒颇以及7月计划中商定的所有其它地方都能获得这些物资。

我们支持奥布赖恩副秘书长呼吁每周暂停交火48小时，以使援助能够进入阿勒颇，我呼吁所有安理会其它成员在今天表明它们的支持。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利用它对叙利亚政权的影响力，不仅应要求重新开放卡斯蒂略公路和其它路线，还应要求其充分尊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使车队能够安全通过，叙利亚人能够安全生活。这些请求都合情合理。它们甚至不是新的请求，然而，这些请求一周又一周地一再遭到无视。如果无法从陆上持续和畅通无阻提供援助，我们就必须继续推动从空中提供援助，我们期待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更新它们的计划，请求批准提供此类援助。

本月截至目前，联合国只进入了两个被围困地区。秘书长的报告（S/2016/631）解释说这是由于安全关切。考虑到叙利亚政权的军事进攻，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但造成这种状况的还有行政方面的拖延。我感到遗憾，但是，任何人或任何儿童都不应由于行政拖延而忍饥挨饿。因此，安理会应团结一致谴责任何试图拖延或限制准入的做法。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给予准入绝不应附加条件，不应取决于政治谈判，或被用作谈判筹码。

人道主义准入对阿勒颇、马达亚及叙利亚许多其它地方的人民至关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地方继续遭受轰炸，这种准入将没有多少意义。我最近收到了哈特姆医生的电子邮件，他是一名叙利亚儿科医生，我过去在安理厅引述过他的话。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 “阿勒颇目前有近9万名儿童。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现在都面临围困，而他们头顶上则有炸弹威胁。”

给人吃饭、穿衣和治病，然后却让他们死于炸弹爆炸的废墟之下，这有什么好处？在达拉亚，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扔下了超过700个桶装炸弹。这是在20天里平均每40分钟扔下一个炸弹。在阿勒颇市，就在上周末，在24小时内有6个医疗设施遭到袭击。东阿勒颇唯一的儿科设施在12小时内两次被击中。这只是几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例子。这种袭击是不合情理的，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这种袭击司空见惯。阿萨德一贯无视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做法，是对安全理事会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冒犯。

因此，在今后几周和几天里，允许畅通无阻地进入所有被围困地区是不够的。停止封锁卡斯特罗公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除此之外的更多行动，包括真正重新致力于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停止轰炸医疗设施和停止袭击平民。这是拯救阿勒颇人民和叙利亚人民的唯一途径。阿勒颇儿童医院的叶海亚医生今天早些时候通过电邮告诉我，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必死无疑。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今年2月，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通过为减少暴力来了一线希望，并可能为摆脱危机和谈判叙利亚的政治过渡铺平道路。两个月后，4月底当局在盟友的支持下开始袭击阿勒颇，使这一希望破灭。当时，法国与联合王国一道采取主动行动，在5月4日召集安全理事会谴责阿勒颇和仍然居住在那里的数十万居民所面临的悲惨局面(见S/PV.7687)。

该政权在其盟友的串通下，刚刚发起一场攻势，敲响了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丧钟。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只不过是一层烟幕，用以最厚颜无耻地掩盖一个纯军事性的战略，目的是以打击胜利阵线为名，包围反对派控制的所有地区。凡是该政权无法控制的地方，它就设法摧毁。阿勒颇医院就在昨天被毁，彻底违反了国际法和我们几周前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第2286(2016)号决议。

在这整个时期，该政权继续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它继续攻击平民和非恐怖主义的武装团体。通过遵从和支持该政权的态度，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正在破坏他们自己的责任和信誉。

阿勒颇市和省的暴行继续恶化。阿勒颇市在经历了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和每天桶装炸弹的攻击之后，目前正在遭到围困。该政权的盟军切断了最后可以获取水、食品和药物的卡斯特罗公路。在许多方面，叙利亚的阿勒颇就象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一样。它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城市，一个被牺牲的城市。处于象征性十字路口的阿勒颇市具有数千年历史，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是许多国家兵戎相见和杂居之地，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和多样化的印痕——再说一遍，今天它是一个被牺牲的城市。这个文明的象征现在受到中世纪式的围攻。这是何等的败落，坦率地说，这是何等的耻辱。

仍然有大约30万人居住在被围困的阿勒颇，他们不久将被剥夺一切，任凭该政权的残酷民兵的摆布。因此，我要问：在萨拉热窝被围的20年之后，安全理事会怎能被动地接受采用这种野蛮战术的战争罪的重演？决不能让这种罪行的责任人逃脱惩罚。

第2254(2015)号决议规定的日程表把8月1日定为成立一个拥有充分行政权力的过渡当局的最后期限。对安全理事会而言，遵守这一最后期限是对该政权及其支持者是否真正愿意达成政治解决的考验。

在我们最近的协商中，德米斯图拉特使通知我们大家，如果在停止敌对行动和人道主义局势方面毫无进展，就不可能恢复可信的谈判。就在我们现在开会之时，这一悲惨情景确实正在出现。阿勒颇已成为叙利亚被牺牲的城市。如果它遭到足够的围困，它就可能成为维也纳进程的墓地，因为只要叙利亚平民继续遭到屠杀，就不会达成持久的政治解决或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正如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先生公开强调的那样，法国不能对阿勒颇的悲剧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允许阿勒颇继续遭到围困而不作反应。因此，法国有三项要求。

第一，我们正式呼吁该政权的盟友、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承担责任，以使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友立即停止对阿勒颇的攻击。这牵涉到数万条人命、谈判政治解决的前途以及本组织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第二，为了减缓民众的痛苦，我们呼吁在阿勒颇和姑塔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第三，我们呼吁按照第2139（2015）号、第2185（2014）号、第2254（2015）号和第2268（2016）号决议立即取消所有围困，并允许迅速、安全和畅通无阻地援助叙利亚所有人民。叙利亚当局必须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他们也必须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

由于阿勒颇遭到围困，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机制、日内瓦工作队、获得我们支持的德米斯图拉先生的努力以及要求反对派团结起来的呼吁都将一事无成。让我们把话说明白：在犯下这一罪行的时候，不可能与这一罪行的责任人进行合作，他们在历史面前负有沉重的责任。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副秘书长斯蒂芬·奥布莱恩的通报。

在我们最近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740）上，我国代表团谈到了工作方法。我们当时说，如果安全理事会成员开始在这个公开论坛上而不是仅仅在非公开磋商——非公开磋商的会议形式是在通报后进行磋商——中发表意见，将是积极的。为此原因，我们仅在本阶段发表简短声明。

我们对于叙利亚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缺乏解决办法感到关切，这一局势影响到数百万人，他们正在遭受破坏、饥饿和极端暴力。叙利亚境内正在采用构成战争罪的残酷做法，例如把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冲突方正在利用这种令人遗憾的战术使数百万被围困的民众，包括儿童，遭受饥饿。

继续把围困城镇作为战争手段的状况应当最紧迫地引起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因为这不仅影响到因

缺乏粮食而生活在极端条件下的民众的生活，而且也因为这造成药品和所有基本必需品的缺乏，无法满足民众最基本的需求。

乌拉圭对阿勒颇市东部最近发生的事件和该地区最后仅存的通道卡斯特罗公路被封闭感到关切，这条路被封锁使平民、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无法通行。最近，安理会成员得悉，为某些被围困的城市、包括一些多年得不到援助的城市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然而，我们同时惊悉，这些城市在接获援助后立即遭到轰炸，达赖亚即如此。持续不断地蓄意攻击医院，造成医务工作人员伤亡的情况令人担忧。局势要求各方遵守今年5月安理会通过的第2286（2016）号决议。我们今天接获阿勒颇再次遭到轰炸，造成平民死亡和医院（包括一个血库）被毁的信息。

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也表现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纷纷逃难。他们的处境极为严重，造成他们极为脆弱，不管他们是因无法享有最低生活标准而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还是虽然设法逃离了国家却又轻易成为犯罪组织的猎物。

叙利亚儿童的处境令人极为担忧，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正在损害整整一代人的未来。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数据，逾80%、即800多万叙利亚儿童受到战争的影响，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包括在叙利亚境内和邻国，即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土耳其和埃及的难民。

此外，该国三分之一的儿童，共约370万，是在冲突开始之后出生的。结果是，他们只知道暴力、恐惧和流离失所。在这种绝望和混乱的背景下，乌拉圭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加倍努力，以防止叙利亚儿童因为缺乏教育机会、招募儿童兵及强迫婚姻等因素而成为“失落的一代”。

因此，最近发生的一名巴勒斯坦男孩被Nour Al-Din Al-Zenki 组织斩首的可怕事件是一种野蛮的懦夫行为。极限何在？难道招募儿童兵还不够，还要用刀砍掉他们的脑袋？乌拉圭反对并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我们还要补充说，任何上帝或宗教都不接受如此残酷的暴行。

我们支持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提出的在阿勒颇每周停火48小时的请求。

最后，乌拉圭愿再次重申推进政治解决，以促进正在进行的和谈和支持过渡进程的重要性。我们相信，这是持久解决现有冲突，同时顾及安理会第2254（2015）和第2268（2016）号决议各项规定的唯一途径。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至少说，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仍然是我们严重关切的问题。叙利亚政权及其盟友玩世不恭，继续追求其军事目标，完全无视依然存在的停止敌对行动 协议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5月声明规定的义务，似乎无人继续重视这项声明。大马士革不作任何努力挽救政治势头，反而企图以其用军事手段改变实地格局的计划劫持叙利亚人民。

我们对过去几周亲政府部队及其盟友对阿勒颇东部和西部实施系统性炮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及数百人受伤感到震惊。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叙利亚代表团团长最近指出的那样，阿勒颇局势正造成严重破坏，该市不断遭到轰炸。我们同样担心，各方平民无法找到住所、食物及医疗救助。我们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我们曾在一些会议上提出Castello公路沿线局势问题。现在，我们所表示的担忧已成现实。阿勒颇东部的食物供应只够维持到7月底，并且无医疗服务。近30万人的人道主义灾难迫在眉睫。必须不再拖延或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地立即恢复对阿勒颇市东部的人道主义准入。

评估7月跨线运送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再次强调遵守不对提供的援助种类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对在近一半地区叙利亚当局允许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低于联合国的预计人数表示震惊。在这方面，我们同联合国和其他同事一道呼吁冲突各方立即提供无条件、无阻碍及持续准入，以

援助叙利亚各地被围困和难以进入地区的民众，或至少同意建立每周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

只有通过冲突的政治解决，才能改善人道主义局势。离8月1日目标日期还有不到一周时间，但不幸的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可能导致恢复谈判进程的积极变化。如果政治方面无切实进展，我们和叙利亚人民能够希望的最好情况是，依赖联合国和其他行动者提供的不定期和时断时续的人道主义援助。为了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做了种种努力之后，这种局面相当令人沮丧。

我们需要问自己，在为时已晚之前我们还要听取多少类似今天这样的情况通报？

阿布勒阿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自部分因为外部参与造成叙利亚冲突爆发及其后果以来的五年中，该国承受了无法估量的苦难，国际社会也一直无法结束屠杀。在和解之前无法实现结束屠杀这一目标。各方关心的不是叙利亚本身，而是叙利亚已经成为恐怖组织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滋生地，从而成为动乱和宗派主义的滋生地。

我们已经看到秘书长最近关于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的最近报告（S/2016/631）。尽管自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开始工作以来，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军事区和军事目标增加，参与冲突包括军事活动的外部行为体数量增加。不幸的是，叙利亚境内无辜受害者仍在死亡。此外，有人正在利用这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就我国而言，埃及已作出努力，集中精力确保人道主义准入，而且已经在这方面略有进展。

我们向包括大马士革、德拉、库奈特拉和苏威达在内的一些城镇派遣了一个完整车队，我们将继续努力。我们呼吁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成员将重点放在向叙利亚人民提供实地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持上，而不是将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政治化或就此讨价还价。只有政治解决才能切实结束叙利亚人民的苦难。我们大家都知道此类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国际社会商定的办法。各项决议，包括关于停止叙利亚境内敌对行动的第2254(2015)号和第2268(2016)决议，阐述了这一办法。在这方面，我重申，该解决办法是我们制止叙利亚冲突的最后机会。在国际政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所剩时间不多了，今天还可行的办法到明天就可能是已经错失的良机。

请允许我重申，当前的国际共识基于一些支柱。第一，叙利亚境内停止敌对行动是该国实现彻底停火的前提。第二，必须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和《日内瓦公报》（S/2012/523,附件），通过叙利亚政府与尽可能广泛的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实现政治过渡。第三，我们必须努力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向叙利亚境内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包括被围困地区的人，提供援助。第四，我们必须打击叙利亚境内猖獗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今后，落实这些支柱将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终止危机和遵守这些协议的决心。它还将取决于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为确保执行这些措施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我重申，埃及支持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共同主席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开展协调合作。我们欢迎它们为确保叙利亚境内的人道主义准入，在政治层面作出不懈努力。我再次呼吁它们立即商定如何处理实地局势，包括加强落实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防止恐怖组织及其附属团体破坏该协议。此外，它们应当推动叙利亚各方在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主持下，尽早启动直接谈判。尽管恐怖团体显然并非叙利亚停火协议签字方，但我们注意到在应对这些团体过程中，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犹豫和政治化现象。这令某些武装团体与恐怖组织特别是“支持阵线”——“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公然勾结。我们认为不能再容忍对于国际社会的此类公然挑衅。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制定时间表，将这些团体纳入恐怖组织名单——如果它们继续与“支持阵线”合作的话。

继续骄傲自满和视而不见只会助长恐怖主义。属于所谓温和团体的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已开始效

仿“达伊沙”实施的变态兽行。他们最近拍摄了对一名儿童实施砍头的录像，并将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要求并恳请叙利亚境内的所有国内、区域和国际当事方发发慈悲，不要让叙利亚人民遭受其清算行为和狭隘政治利益所造成的的后果，并愿意就这些利益达成妥协——哪怕只是部分妥协——对没有犯下任何政治过错的无辜叙利亚母亲和儿童发发善心、行行慈悲。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的通报。正如斯蒂芬·奥布赖恩所述，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极为严峻。有关数字不可思议，尽管我们知道对于叙利亚人来说，其悲惨遭遇完全属实。正如奥布赖恩先生证实的那样，尽管近几个月在准入方面有所改善，但整体人道状况更加恶化。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不只是当事方及其支持者漠视叙利亚人民苦难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它是蓄意造成的，有人利用人道准入获取军事优势。医院经常遭到袭击，反恐斗争被用作滥袭平民和所有反政权团体的理由。继续将围困和饥饿用作战争手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最近关闭卡斯蒂略公路的做法尤其令人关切，这让阿勒颇东部30多万平民有可能忍饥挨饿。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斯蒂芬·奥布赖恩的呼吁，即在阿勒颇及其周边地区实施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平民居民区遭受炮击，医疗设施遭受轰炸，也是不能接受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目标遭受蓄意袭击，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第2286(2016)号决议。正如我们听说的那样，单是在7月24日，阿勒颇就有五个诊所遇袭。约旦-叙利亚边界的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也令人深感关切。10多万人目前需要持续获得援助。情况很悲惨，更加悲惨的是，每一颗炸弹和每一次封锁都使我们距离这场残酷冲突的政治解决越来越远。

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赞赏叙利亚积极回应联合国6月和7月计划。我们欢迎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人道主义问题共同主席，努力向需要援助者提供援助。我们赞赏俄罗斯为了在实地推动准入以及确保叙利亚政府签署的协议得到维持作出大量努力。虽然7月份援助获批数量略有增加，但其覆盖面仍不足叙利亚困难民众的50%，而且这还是在所有援助都能送达的情况下，而通常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叙利亚政府利用行政障碍阻挠人道主义准入。我们赞同秘书长的看法，即人道主义准入绝不能是一次性或是偶尔为之的事情。它不能局限于某些人群或某类援助。它不是行善，也不是谈判筹码，而是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有547万人生活在被困、难以抵达和优先的跨冲突线地区。每个月允许向这些地区中的少数几个提供断断续续的象征性援助是不够的。我们呼吁叙利亚政府充分执行以联合国开展的需求评估为基础制定的7月计划。继续移除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某些用品是不能接受的。有什么说得通的理由让我们从车队卸下儿科药包和腹泻药包？我们也呼吁所有冲突当事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保护平民——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并在包括第2258(2015)号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得到重申——以便保护在阿勒颇和叙利亚其它地方生活的所有平民的生命。我们大家都需要向各方及其支持者施加压力，迫使其将结束叙利亚人民的苦难摆在比其自身狭隘目的更重要的位置。这意味着让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重回正轨，制止对平民和医院残酷无情的袭击，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数百万民众提供援助。显著改善实地情况是人道主义工作的必然要求。这些改善也可营造必要的空间和势头，以便顺利恢复叙利亚内部会谈，并在实现这场冲突的可持续政治解决方面取得进展。叙利亚人民急需这种解决。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基本同意埃及大使和新西兰大使的发言。

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在倾听了他代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所作的通报之后，我们再次指出：叙利亚境内的战争是一座没有尽头的地狱。我们去年底看到的一线希望正处在破灭的边缘。迫切

需要在该国全境恢复停止敌对行动。我们感谢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努力振兴第2268(2016)号决议。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将在今后几天取得成果，而本次会议也将给叙利亚人民遭受的悲剧带来积极影响。

仅五个月前，我们还在采取初始步骤，以孤立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团体，从而恢复该国民众的正常生活。当时，人道主义准入正在改善。2016年，多达100万人获得了援助。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却看到交战升级，有可能危及我们已取得的各项成果。这些袭击常常是在完全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实施的。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今年迄今为止，叙利亚境内的医院和诊所已遭到40次袭击，对此应予以谴责。最近一次是对位于阿勒颇的Omar bin Abdulaziz医院的袭击。同样悲惨的是，尽管国际社会和俄罗斯联邦施加压力，但叙利亚政权仍卸下车队装运的医疗用品。我再怎么经常说都不过份——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继续收到城区遭到桶式炸弹袭击的报告。正如乌拉圭副大使极其精辟地指出，上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儿童在阿勒颇遭到绑架并随后被砍头，这完全是非人性的。那名儿童只有11岁，却被最惨绝人寰的暴行夺走了生命。

最后，我想提及来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是巴勒斯坦人，名叫Yaser Mahmoud Shuaeeb，于7月17日遇害，也是在阿勒颇，当时他正在驾驶一辆人道主义车队的车辆。我重申，急需停止敌对行动。同时，我们敦促冲突各方遵守要求保护平民的国际法。具体地说，我们愿强调两项必须立即采取的至关重要的行动。

第一，我们呼吁人道主义暂停交战，以期为人道主义准入、包括食品分发提供便利，并同时容许最紧急的医务后送。关于阿勒颇，我欢迎斯蒂芬•奥布赖恩关于设立每周48小时暂停交战的提议。我还完全赞同法国大使提出的三项建议。第二，我们呼吁澄清进入阿勒颇东部即所谓CA的路线状况。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2016/631），有20万至30万人的生活依赖这条7月17日以来一直无法使用的路线。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今天，由于来自外部的武器使恐怖分子更加嚣张，以及各种侵犯行径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与难民的流动，侵蚀叙利亚的多年冲突导致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恶化。与此同时，继建立停火制度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人道主义准入大幅改善，并正在以叙利亚国际支助小组这种特殊形式讨论各种困难问题。

大马士革政府正大力确保其民众能够在如此困难的国内武装冲突情况下享有正常的生活。由于驻Hmeimim的俄罗斯专家的不懈努力，参加停火的居民区现已达209个。60多个武装反对运动已表示打算执行停火制度。当前正在与武装民兵商讨把停火扩大到德拉、苏韦达和霍姆斯省。俄罗斯正通过国家和民间社会为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必需设立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已和解地区的妥善进程，并重建那里的公共基础设施。

人道主义行动的优先形式仍是在征得叙利亚政府直接同意的情况下，经由陆路进行。作为最后的手段，可使用空投。空运已成为遭受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围困的德尔祖尔省数十万人的生命线。在俄罗斯空军的积极参与下，进行了人道主义物资的空投。空投对于援助哈塞克省的民众行之有效，因此，我们非常欢迎开放Qamishli空中通道。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土耳其数月来一直封堵努塞宾过境点。我们希望安卡拉将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减轻叙利亚平民的痛苦。

我们呼吁美国、联合王国、土耳其的其它盟友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土耳其提供必要的援助。我回顾，我们在讨论打开通往大马士革的过境点时，我们的西方伙伴几乎每天都提出先决条件或设置关联。我们强调，战斗人员使用平民作为人盾是

不能接受的。众所周知，反对叙利亚政府的人常常使用这种战术，把民众困在被隔离的居民区。

我们不怀疑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在被围困地区提供此种援助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叙利亚政府堵截和消灭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恢复法律和秩序。在一些情况下，由于这些行动，恐吓当地民众的战斗人员表示愿意放下武器。

我们对美国联军牵头的在该国北部Manbij地区的袭击导致包括营地中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几十人伤亡深表忧虑。我们对联合王国、法国和联军其它参加国的代表在其发言中只字不提这起事件感到震惊。我们希望，在我们后面发言的美国代表将详细讨论这起事件。我们不需要调查的许诺。我们等待调查利比亚境内轰炸导致平民受害的事件已有五年，但是我们仍未听到这方面的只言片语。因此，我确信美国军方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一名巴勒斯坦男孩遭受残暴袭击、被来自Harakat Nour al-Din al-Zenki的暴徒砍头的新闻令人揪心。一些国家一直支持这个武装团体及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同伙，称它们为温和的反对派成员，将其纳入停火制度，而且还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该团体，使其免受惩罚。现在，安全理事会必须将其列入在叙利亚境内制造混乱的恐怖分子名单。

由于努斯拉阵线及其盟友在停火期间加紧采取行动，阿勒颇的局势依然紧迫。恐怖分子利用停火制度，接收来自国外的增援，进行再补给，招募新人员加入队伍，包括招募未成年人。与其他被围困地区一样，盘踞在那里的战斗人员定期获得军事援助。Castello公路也不例外。我们获得的消息是：这条道路被频繁使用，但并不是用于向平民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而是用于向恐怖主义分子输送武器弹药，以及作为载运自杀炸弹手的圣战车辆的通道。我们也知道，阿勒颇东部地区的人在白天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该城市西部，那里的情况要好得多。当然，无论阿勒颇的局势如何，都需要防止那里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我想简单谈谈达赖亚：固守在那里的战斗人员发动大规模炮袭，使人道主义救援无法进行。同时，运达该地的物资正在流入姑塔东部地区的市场。这种商业安排在极端分子控制的区域已司空见惯。我国代表团一直以来都指出，针对大马士革的单方面制裁毫无用处。这类措施给人民带来苦难，应该被解除。

首先，有必要解除对药品和燃料供给的禁令。安全理事会成员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不时互相对立；给叙利亚政府下新的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对该国政府施压，这些做法只会事与愿违。相反，我们认为大家应该到大马士革去，与当局建立工作联系，做点切实有用的事情。很明显，外国支持者与反政府军合作，并不是在履行他们的义务。在恐怖分子控制区缺乏人道主义援助准入这个问题上，外国支持者负有主要责任，尤其是在富亚和科夫拉亚，那里的粮食状况极其严峻，圣战分子的不间断炮轰正在屠杀和平的居民。

战斗人员仍在实施炮击，而民众则在受苦受难。我们呼吁联合国工作人员认真执行任务，尊重叙利亚的主权，不偏离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努力为所有亟需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而不是仅限于那些身处反政府军控制区的人们。我们确实很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现在有人蓄意要把关注焦点引到向叙利亚政府开展反恐行动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在一些由政府控制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同样亟需援助，但人道主义车队似乎并不急于前往那里。这些双重标准必须废除；所有人都需要帮助，不应有任何例外，也不应把这与那些得到大马士革方面批准的叙利亚境内地区人为联系起来。

我们的工作必须讲求实际，必须与叙利亚政府开展密切合作。我们必须考虑叙利亚政府的意见，包括在规划供应路线的时候。大马士革方面关于确保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安全的合理意见常常被置之不理。近期一起事件就印证了这一点。在一支匆匆装备完成、夜间出发的人道主义车队中，有一名来自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的司机就受了伤。

简单谈一谈政治问题：我们应当停止拖延，恢复由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会谈。俄罗斯正不遗余力地使双方根据国际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与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共同主席美国以及与这种非常特殊模式中其他伙伴开展合作，是这项战略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希望所有伙伴都会寻求支持而不是破坏成果。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副秘书长奥布赖恩的通报以及他对25万至27.5万名被困于阿勒颇市东部的叙利亚人的特别关注。

让我们结合背景情况来探讨一下阿勒颇市东部问题。多年来，安理会一直呼吁阿萨德政权结束已给成千上万叙利亚人造成痛苦的野蛮围困，他们被剥夺生存所需食物和药品。大马士革外遭阿萨德政权围困的德拉雅社区已超过三年没获得联合国运送的援助物资。东姑塔各社区已超过两年没有获得由联合国运送的任何物资。在原本绝对没有必要的漫长而痛苦谈判之后，今年联合国及其伙伴勉强得以进入叙利亚18个被围困地区。联合国常常只能派出一个车队，而且车队运送的供应品常常还未送达平民手中就被阿萨德政权抢走。

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会变得更糟。然而，阿萨德在俄罗斯支持下在阿勒颇周围实施的军事推进，现在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叙利亚人民的痛苦。过去六个月来，我们反复、非常详细地谈到了德拉雅和马达亚被围困地区叙利亚人所遭受的可怕饥饿问题。相比之下，东阿勒颇被困人数是马达亚的七倍，是德拉雅的七十五倍。东阿勒颇正在快速沦为阿萨德政权那种典型的做法——“不投降即饿死”战术——的受害者。上个月，阿萨德政权公然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对阿勒颇发动攻击。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已切断Castello公路，这是生活在阿勒颇市东部逾二十五万叙利亚人现存的唯一供给路线，这阻断了他们获取粮食、燃料、药物、清洁水以及其他必要补给的路线。

虽然诸如奥布赖恩先生描述的那些英勇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继续冒着极大风险，试图通过小路运送医疗用品和提供医疗援助，但是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替代方案却在快速减少。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实施的空袭导致完全无法可靠地使用其他路线。俄罗斯作为停止敌对行动的共同发起国，必须停止这些袭击，并说服阿萨德政权也这么做，而且它们必须确保Castello 公路重新开放。俄罗斯、阿萨德政权以及其他在阿勒颇周围交火的团体应该听从联合国每周暂停48小时的呼吁，使基本必需品得以运送。

看看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萨默尔·阿塔尔是一名医生，他最近结束在阿勒颇的志愿工作回到了美国。他这样描述阿萨德政权实施袭击后诊所的场面：“一个又一个病人不停地被推进小小的急诊室。我看到了断肢、残缺的尸体、死去的儿童以及高声呼喊的家长。人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流血而死，而你却对此无能为力。”想象一下在那个环境中作为医生的感受吧。

阿勒颇的居民即使到了医院仍不安全。据联合国统计，自六月起，阿勒颇东部的Omar bin Abdul Aziz医院已遭受三次袭击。据报7月19日阿勒颇东部Jebel Saman另一家医院遭遇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17人受伤。而且正如我们在过去48小时中所听到的那样，叙利亚政权又轰炸了四家医院，其中一家是儿童医院。

阿勒颇东部一名记者Feras Badawi告诉《人权观察》：“我们已经几周没见蔬菜了，空袭不让我们喘口气”。叙利亚民防组织的一位急救志愿者描述了商店前排起的长队，那是因为“我们真觉得几天后会闹饥荒”。

另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态发展是，上周流传的一个视频中，叛军战斗人员杀死了阿勒颇的一个小男孩。残杀这个据称12岁的男孩阿卜杜拉·伊萨的做法令人发指。美国最强烈谴责该逆天行径，把儿童作为残杀对象的非法行为以及冲突当事方利用

儿童兵的做法。我们注意到，反对派已谴责这一罪行，并承诺以透明的方式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我们从未听过阿萨德政权在面对类似残暴行径指控时也采取同样做法。事实恰恰相反，尽管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行为体收集了无数视频、大量详细的照片证据以及成千上万目击者报告，但我们一次又一次从叙利亚政权处得到的回应只是淡漠、不关心以及始终的武断否认——这是对叙利亚人民命运的一种冷酷漠视。

我也谨指出，俄罗斯联邦从来没有一次承认俄罗斯空军甚至可能参与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可怕袭击，俄罗斯也不承认俄罗斯对签署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反对派团体发动的大量攻击——实际上，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到的正是这些团体。俄罗斯联邦在安理会中对美国提出指控的立场是极其站不住脚的。我们期待俄罗斯对打死平民的袭击进行仅仅一次调查。

叙利亚其他被围困地区的形势仍然严峻。即便排除阿勒颇，现在居住在被围困地区的叙利亚人要比1月份多196500人。这些叙利亚人依靠零星的援助物资供应，这些援助往往由于该政权官僚机构的借口或是地面战斗而中断。今年，联合国没有一个月被允许援助居住在被围困地区即便一半的叙利亚民众。联合国特别顾问扬·埃格兰最近警告，马达亚正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该政权继续争执联合国受益人名单上的人数——玩世不恭地企图进一步减少即便在确实提供援助的罕见情况下可提供的援助物资。应当由联合国而不是该政权来决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哪里需要，该政权长期实行集体惩罚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平民说成恐怖分子。

该政权的行动也继续沉重打击卫生部门。仅在这个月，忠于阿萨德的部队两次搬走了运送给霍姆斯被围困的Al-Waer居民区的医疗用品。该政权究竟拿了什么？它拿走了帮助接生健康婴儿的助产工具包和治疗腹泻的药。真是下流。

5月，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要求保护医疗人员和设施的第2286(2016)号决议。然而，医院、诊所和医护人员仍然经常遭到该政权和俄罗斯部队的袭击。最近几天，有报道说全球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联盟进行的空袭可造成芒比吉镇大量平民伤亡。美国将仔细和彻底审查我们能够收集的有关这一事件的一切可信的信息，包括叙利亚境内记录平民伤亡的组织的信息。我们现在也正在调查这些事件。这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叙利亚民间社会团体和其他人进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机会极其有限。我们决心尽我们所能了解发生的事件。

美国竭尽全力减少非战斗人员伤亡的风险，并在行动中遵守武装冲突的法律。我国将继续这样做。如果我们确定，芒比吉镇平民在我们的袭击中受到伤害，我们会承认这一情况，并按照奥巴马总统7月1日行政命令中关于处理美国行动中平民伤亡的空袭前和空袭后措施，看看可以采取什么步骤。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最后，上周克里国务卿前往莫斯科，设法处理破坏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两股主要势力——首先是阿萨德政权猖狂违反协议，包括攻击理应受到保护的平民和团体，以及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胜利阵线带头发动的攻势，对我们的利益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与俄罗斯在莫斯科商定了一系列具体步骤，如果得到充分实施，能够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并为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为启动真正的政治过渡进程所作的努力创造空间。我们的技术专家一直在制定执行这些步骤的细节。最终成功当然远非十拿九稳，但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尝试和穷尽所有外交选项。

为了向前迈进，需要一段减少暴力的时期。如果阿勒颇仍然遭到围困，很难看到如何成功。在我们发言的时候，阿勒颇居民正在努力为自己家庭寻找食物和药品。一名25岁的居民马希尔·阿布·瓦利德在采访中说，“我们还没有挨饿，但我们现在都恐慌不已”。他必须养活他的妻子和7个月大的女

儿莎姆，因为粮食供应所剩无几但价格却在上升。仅仅想象一下，如果你意识到几天之后当地市场的所有货架会空无一物，你可能走投无路，无法支付你7个月大的婴儿亟需的食品，你必定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在座各位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马希尔的恐惧不会成为现实——而叙利亚太多的人已经在经历这一现实。

吴海涛先生（中国）：感谢奥布赖恩副秘书长的通报。

近期，叙利亚部分地区冲突加剧，造成平民伤亡，医疗和救援设施被毁，阻碍了联合国救援行动的进展。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叙利亚人道救援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方对叙利亚人民5年多来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敦促叙利亚有关各方切实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开放人道准入，尽快停止敌对行动，为联合国继续落实人道救援计划创造良好条件。国际社会要伸出援手，向叙利亚及周边难民接受国家提供援助，帮助缓解所有被围困地区和救援难以抵达地区民众以及流落境外的难民的苦难。

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解决包括叙利亚人道问题在内的叙相关问题的根本之道。国际社会要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大方向不动摇，坚持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坚持通过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坚定支持德米斯图拉特使的工作，尽快开展下一轮日内瓦和谈。叙利亚各方应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相向而行，建立互信，逐步找到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方一直积极支持缓解叙利亚人道局势，已通过多个渠道向叙利亚及地区国家提供了包括粮食和物资在内的多笔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继续为缓解叙利亚人道危机作出我们的贡献。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并感谢他主持人道事务协调厅人道事务协调厅的工作。我们也赞扬他的团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赞赏秘书长最近报告(S/2016/631)中所确认的今年上半年叙利亚人道局势的进展。因此，今年迄今为止大约有一百万人获得了人道主义机构的某种援助。尽管局势并不理想，叙利亚无数地区不断发生冲突，但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车队已经到达了该国需要援助的各个地区，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积极的。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向Qalaat al-Madiq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那里获得了用于32000人的40个车队的援助物资。总体而言，我们注意到人道主义领域中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是，由于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和在该国某些地区增加活动的其他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行动使该国面临微妙局面，上述进展的范围有限。阿勒颇局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某些国际行为体的所谓“温和反对派”同时与胜利阵线恐怖分子协同作战。这种军事合作影响武装冲突的政治解决。正如各项决议重申的那样，恐怖主义及相关团体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应该予以打击。

停止敌对行动导致和平区的出现，帮助平民解决其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在停火的基础上建设，推动加强地方停火协议，以期达成政治协定，结束冲突。因此，我们谨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支持奥布莱恩先生提出的实行每周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的建议，那将有助于减缓平民的困难处境。我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当地局势可能导致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开展工作;因此有必要解除对所有受影响地区的围困，遵守第2268（2016）号决议的规定。我们谴责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我们肯定叙利亚当局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之间当前的合作，后者已向400多万民众提供援助，为德尔祖尔省居民进行了70次空投。在伊黎伊斯兰国的控制下，腊卡省已经成为人道主义需要更严重的地区之一，秘书长的报告（S/2016/631）提到这一点。

我们也赞扬在当地外勤作业的人道主义机构，他们正在非常危险的不利条件下开展值得称赞的工作。我们重申，决不能把这些机构作为军事目标，更不能使他们参与武装冲突。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为最需要援助者提供援助。然而，他们应当按照国际法，与有关国家协调工作。

我们重申，我们谴责伊黎伊斯兰国系统性剥夺平民人口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以及制造强迫失踪，对少数族群和妇女实施犯罪行为，在其控制地区招募儿童兵，及利用平民为人肉盾牌，我们得知目前芒比吉地区正发生这种情况。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及其同伙已经成为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按照国际法用一切必要手段削弱其影响。

同样，我们今天同其他国家一道谴责最近发生的一名12岁巴勒斯坦男孩被斩首的事件。此事发生在阿勒颇，是由得到国际支持的所谓“温和反叛分子”武装团体执行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为这些团体提供资金的国家对这起残暴谋杀表示任何谴责。这种恐怖主义行径与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任何不同。此外，他们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构成战争罪。必须将其责任人绳之以法。

我们借此机会谴责招募未成年人。这种做法违反安理会有关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的规定。

最后，我们重申，克服人道主义危机有赖于结束武装冲突。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建立和平，找到和平解决叙利亚武装冲突的政治办法的努力。当地局势无论如何严重，都不应成为阻碍冲突各方坐下来谈判的理由。因此，我们呼吁各方和对他们有影响力的国家尽快恢复政治谈判。如同所有安理会成员所述，局势需要政治解决，我们必须努力使之成为现实。延长冲突只能为叙利亚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和破坏。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的清晰通报。我也要赞扬依照第2168（2013）、2171（2014）和2258（2258）号决议提交安理会的第29次报告质量高。现在相当明显，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受到严重损害，具体表现为叙利亚军队和反对派武装在各地区，包括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农村省和东姑塔发生冲突，已造成许多人死亡和受伤。停止敌对行动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至关重要，是和平进程的必要条件。

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我谨对政府军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升级，造成许多受害者，其中包括许多平民，特别是儿童，深表关切。

同样，塞内加尔代表团谴责武装团伙攻击阿勒颇市内政府控制地区，导致许多平民伤亡。因此，我们回顾交战各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因为增加轰炸导致进入该市东部的唯一路线——Castillo路线被封，危及阿勒颇当地2、30万人口。我们也呼吁叙利亚当局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特别是其共同主席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帮助下努力，响应人道主义行为体的请求，实行每周停火，确保叙利亚民众能够得到援助。值得注意的是，除数百人死亡、多人受伤外，这一暴力已造成成千上万的民众流离失所，特别是在伊德利卜，据统计那里有45000人逃离空袭。

儿童继续在战争中首当其冲。除公民身份、家庭流离失所和早婚问题外，最令人关切的仍然是儿童兵现象。我国代表团希望了解，应在Thib Antar学校参加考试，但却被绑架充当儿童兵的150名学生的下落。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我国代表团欢迎利益相关方，特别是联合国和叙利亚红新月会继续努力减轻受战争影响的数百万叙利亚人的痛苦。但我们不应忽略的是，由于暴力和行政延误，尚未实现联合国

设立的为150万人提供援助的目标。因此，我们吁请叙利亚政府努力确保在7月份达到120万人目标。

现在特别需要给予联合国工作人员进一步授权。尽管这种授权已帮助在为被围困和难以进入地区提供援助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在这些地区生活的人数增加了约90万，从460万人增加到545万人，主要是暴力所致。

集市、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破坏，阿勒颇省和伊德利布省的情况尤其严重，令我们继续感到关切。此外，基本社会服务，如城市电力供应不稳定，影响到约200万人。在这方面，儿基会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为200万人提供了300多万升饮水，应对此表示欢迎。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目前在亚尔达一些营地的部署方面遇到困难，而这些营地负有为耶尔穆克难民营提供补给的任务，以便为巴勒斯坦难民服务。这种状况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与努斯拉阵线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确实令我们感到关切。我们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和儿基会做出努力，为77.2万儿童接种了疫苗，覆盖面达到53.6%。我们要借此机会询问德尔祖尔省和腊卡省儿童的情况，由于这些地区的暴力，尚未为他们接种疫苗。

塞内加尔代表团欢迎联合国机构继续与土耳其政府和约旦政府开展极佳合作。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给予医务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应有的表彰，他们继续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叙利亚人民寻求和平与尊严。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再次表示，像在座其他人一样，我们相信，只有通过目前正在日内瓦联合国主持下讨论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结束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因此，我们呼吁各利益攸关方和地区各国及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特别是小组各个主席继续推动寻求实现该地区的和平。

安全理事会已就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举行了6次公开辩论会，并就其政治局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会，现在应加大努力，根据我们在第2254（2015）号决议中赋予自己的义务，即把8月1日定为启动过渡进程的最后时限，帮助实现政治解决。恐怖组织正在充分利用叙利亚局势，越来越危险的是，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获取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恐怖主义祸患正在蔓延，这意味着安全理事会必须竭尽所能制止它。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通报了叙利亚令人不安的人道主义状况。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叙利亚冲突仍在继续，各方则完全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为其规定的义务。这场毫无理性的战争给平民人口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在实现短暂停火，敌对行动部分停止，人道主义准入也得到改善之后，我们现在看到，阿勒颇市市内和周边地区的暴力升级，数十万人因战斗受困，无法获得基本援助。在安全理事会努力施加压力以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谈判的同时，实地各方却在继续力求军事胜利。仅剩的进出阿勒颇东部的唯一通道被关闭，切断了所有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最新情况表明，当事方完全无视安理会决议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尽管我们完全支持人道主义机构努力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例如粮食、医疗物资和燃料，并把这些物资运往所有被围困和难以进入地区，但是，叙利亚政府军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最近出现升级，因此我们应把重点放在这些非国家武装团体正在获取武器和资源的地区。我们在讨论中很少提及一个问题，这就是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目前并未因为提供致使流血战争得以继续的手段而遭追究责任。矛盾的是，一方面，人道主义受阻，或者难以送到需要援助的人手中，但另一方面，用来制造战争的工具却源源不断送达冲突各方手中。

最后，我们促请有关各方恢复谈判，这样或许可以找到停止这场流血战争的政治解决办法，以使人道主义机构能够无条件、安全和畅通无阻地为所

有需要援助者提供援助。我们谴责最近几周在阿勒颇东部和西部实施的空袭和轰炸行动，这些行动造成无数人伤亡，其中许多是儿童，并且导致医院和其它重要民事基础设施被毁。我们支持根据秘书长的请求实现人道主义休战，以便创造条件，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援助那些急需食物、饮水以及其它基本必需品的人，但我们要强调指出，恐怖主义团体和其它非国家武装团体剧增，不仅对叙利亚、而且也对整个地区构成危险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必须加强协调一致的努力，阻止武器流入叙利亚，并且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激进化和恐怖分子威胁。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蒂芬•奥布赖恩副秘书长作了通报，让安全理事会了解叙利亚被围困地区的严峻现实以及生活在这些地区人民的巨大苦难。这促使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请求发言，对此作出回应。

本月初，当叙利亚当局准许联合国在35个被围困和难以进入地区中的34个地区部分或全面地执行其人道主义方案时，我们满怀期待地等待。我们曾殷切希望，这是一个积极事态发展，将在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在6月1日最后期限之后取得的突破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使联合国能更持续地进入所有被围困和难以进入地区。然而，我们本月初怀有的美好期望迅速减少，因为我们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即阿勒颇东部约有30万人被切断人道主义援助，从而导致死亡和持续不断的饥饿。

一周多前，卡斯蒂略公路被关闭，实际封锁了民事和人道主义行动。现在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随着阿勒颇的暴力升级，被围困平民成为猛烈炮击的目标。我们极为震惊的是，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医院及其它医疗设施继续成为袭击目标并遭到破坏。在阿勒颇实施滥杀滥伤袭击和空袭造成除其他外，上周二有约100名平民在轰炸中死亡。我们对承诺调查这起不幸事件表示欢迎。

我们知道，打击叙利亚的恐怖团体十分重要，但是，此类行动决不能以平民为代价。应认真考虑在这一紧要关头实施人道主义暂时停火。上星期，一名12岁的巴勒斯坦男童在阿勒颇被斩首，令人发指。据称，这是温和反对派的一名成员干的。这一事件凸显了阿勒颇儿童所处的困境。除了上星期有200多名儿童在Menbij被杀害以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说，另外还有3.5万儿童被困在这一地区。当务之急是必须允许平民，尤其是儿童，逃离家园寻求安全。对他们犯下的难以言状的罪行必须结束。

安理会最近刚对伊拉克政府的做法表示欢迎，其做法包括在费卢杰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实行暂时停火，以便帮助平民安全离开，使其免遭迫击炮和导弹。必须在阿勒颇实施同样的标准。我们必须加速政治进程，放弃围困，结束屠杀。拖延只会引起更多死亡，使非人的苦难愈演愈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副秘书长奥布赖恩的详细通报。日本对叙利亚局势日益令人绝望表示强烈关切。令人无法容忍的是，阿勒颇东部、Menbij和其他一些地方似乎正在变成新的被围困地区。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迄今为止，7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计划的执行情况不佳。我们赞扬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等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共同主席，为保障被围困和难以抵达地点的出入而

付出的巨大努力。

与此同时，空袭和地面战斗的增加显然阻碍并迟滞了持续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奥布赖恩先生提醒我们，必须执行我们自己的各项决议，尤其是处理保护平民、医护人员和设施问题的第2286（2016）号决议。这项决议不侧重于任何具体的冲突地区，但叙利亚却是一个必须实施这种保护的地区。

在这方面，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将停止敌对行动延至阿勒颇东部等热点地区的努力至关重要。

即使一项临时停火也能使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抵达那些正急切等待机构间车队的叙利亚人。日本完全支持奥布赖恩先生的建议，每周停止敌对行动48小时，以保障联合国跨机构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最后我谨表示，日本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一道，将继续支持并努力达成一项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谨发表二三点简要评论。

首先，关于美国同事对叙利亚北部发生的轰炸事件这一问题的反应。根据新闻报道，这起轰炸事件造成众多平民丧生。美国同事说，对这起事件的调查将根据民间社会团体提供的情况来进行。对此种说法，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这就是说，没有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没有在叙利亚的美国特种部队，没有联军特种部队，没有具备情报能力的美国卫星，也没有所有当代轰炸机在实施打击时都会录下的视频。我不愿意相信，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竟会处于如此可怜的军事境地。有关民间社会的说法使我想到，我们真的永远无法知道真相，所有真相都将被隐藏起来。

鲍尔女士断言，俄罗斯从未承认过，也未调查过。对此，请允许我回顾指出，无论何时，只要在这里出现含沙射影的指控，她马上就开始在安全理事会非常大声地谈论这一点，甚至不等候进一步的证实。实际上，在事发当天或次日，我们就在与国防部的通报会上立即展开调查。我们已表明，在围绕叙利亚开展宣传战过程中进行含沙射影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我真心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将以同样的开放态度行事。最后，我想作一点一般性评论。我不确定这是巧合还是蓄意，我们安全理事会正越来越离题，竟然去讨论具体细节。讨论这种具体细节的有两个工作组：人道主义问题工作组和停火问题工作组。在日内瓦，它们讨论细节，而安全理事会毕竟是一个政治机构。但我们却转而去进行涉及阿勒颇和Castillo公路和许多其他情况的讨论。我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些，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主要问题——叙利亚悲剧的根源和动态。

这一切都始于有人试图推翻一个合法政府并推动改变政权。在当时，利用恐怖分子实现这一目标的主意似乎并没有那么坏。到了最后，人们才认识到，恐怖分子有可能在叙利亚掌权，就像在伊拉克一样；于是，接着又犯了另一个大错误，也就是扶植所谓的温和反对派，原以为他们不会和政府作对，而是和恐怖分子作对。这些团体马上被击溃，他们跑到了胜利阵线和其他恐怖分子一边，带上了这些鲁莽计划的西方赞助者给他们提供的武器。

因此，如果叙利亚边境和Castillo公路等路线对军事车队关闭——我们已经多次说过这一点——如果Castillo公路只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开放，我们就不会面临目前在阿勒颇出现的局面。美国至少在过去半年中一直承诺把胜利阵线与所谓温和反对派区分开来。如果美国履行这一承诺，我们就不会看到阿勒颇东部和叙利亚其他一些地区普遍出现的局势。

尽管我对美国提出这一批评——我不得不提出这一批评——但我要申明，我们随时准备作为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共同主席与美国合作。这是非常紧张而艰难的工作，我也希望我们能很快建立起国际社会打击胜利阵线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能力，从而与政治谈判结合起来，极大改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我们正敦促马上恢复政治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美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作为回应，我要说两句。

首先，我认为，如果俄罗斯联邦能向安理会分发其调查结果，那会非常有用。就个人而言，我们一直对俄罗斯实施的打击，尤其是对阿勒颇各医院以及叙利亚政权在停止敌对行动期间决定要动手的地区，感到非常关注。我们欢迎这些调查，但也感到好奇的是，俄罗斯是否在这些调查中承认过在叙利亚的袭击中伤害了平民。为我们提供这些信息会非常有用。

我认为，第二点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对叙利亚冲突产生此类分歧的原因之一。从根本上讲，如果将相似的和不相似的混为一谈，如果将停止敌对行动的各方与拒绝停止敌对行动的各方混为一谈，如果将平民与胜利阵线、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混为一谈，如果将那些混为一谈的人和恐怖主义团体一起当作目标，这不仅会使那些自顾营生，不应成为目标的无辜者被杀害（这种事情已经大量发生，而且叙利亚政权从冲突开始就一直这样做），而且会播下更多冲突的种子，会产生更多恐怖分子，使持续至今并已使太多人心碎的冲突长期持续。因此，从和平与安全的立场而言，将停止敌对行动的各方与各恐怖主义团体区分开来，将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与身陷周围的平民区分开来，其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挽救无辜者性命，促进和平与安全。

第三，如我此前所说，我们在美俄为给叙利亚带来和平而作的努力中作了很深的投入。 我想可以说，在这项努力的早期，我们看到了实质性的扭转，以及给叙利亚境内部分民众带来很大的好处。我们看到在某些被围困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准入。我此前也指出过，目前已经到达了每一个被围困区，尽管某些地方只有一个车队。我们看到暴力减少，这对于叙利亚某些地方得以经历这种可怕暴力的减少的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缓解。

但我们要现实：俄罗斯大使在开始发言时所说并不是对叙利亚的描述。这个描述也许是叙利亚的某种“波特金村庄”，但是阿勒颇在燃烧。阿勒颇被围困。通向这个城市和近300，000人民的唯一一条生命线被这个政权切断，受到那个政权的支持。我们努力使这个办法奏效，投入很深，但我们必须结束阿勒颇的围困，恢复准入 -- 否则我们的一切善意都会落空，这场冲突会持续下去，连同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它造成的难民潮，以及对邻国和对欧洲的所有影响，以及对全球秩序将造成的所有影响。

让我们从阿勒颇开始。让我们把阿勒颇的事情做对。让我们救人性命。而且让我们再次继续投资于为结束这一冲突所需要的那种合作。它意味着，作为此种合作的一部分，要区别那些恐怖主义行为体以及那些有意以平民为目标 （正如该政权所为），和不这样做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不赞同鲍尔女士的一些见解，但我只想说，她正确地指出，必须区分温和的反对派和胜利阵线，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至于其他，我不想进行争论，我只想以积极的调子结束发言，而且我想听取我们的同事，叙利亚常驻代表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召开此次会议。我要感谢你，也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取了安理会成员的意见。作为一次公开会，这的确是一次机会来听取各国对我国叙利亚变化中局势的各种意见。为此，我谨就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作某些评论。

安理会今天开会讨论秘书长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第28次报告（S/2016/631）。安理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被称为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第2139 (2014)、 2165 (2014)、 2191 (2014) 和2258 (2015) 号决议。然而，我们仍未实现所希冀的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改善。因此，叙利亚人正当地质问，在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某些国家对我国发动国际恐怖主义战争开始后几乎五年半以来，为什么

他们的苦难没有得到缓解。安哥拉大使的质疑很正确： 我们为什么不就仍在继续的人道主义危机和针对我国的国际恐怖主义战争向区域和国际当事方问责。这是一个必须要提出的关键问题。

无限期地延长叙利亚人民的苦难，或者将他们押为政治讹诈的人质 - 某些首都正在试图这样做，它们把叙利亚人民置于两难之间，迫使他们在不断的恐怖主义和任由国家混乱之间选择 --，这样是不能实现可持续地结束叙利亚人民苦难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发表几十份报告，或者召开会议和轰动的大会，甚至也不能通过向一个地区而不是另一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来改善局势。不管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有多重要，都必须向所有地区平等地提供。以美国领导的所谓联盟部队破坏粮仓、电力设施和发电厂，叙利亚人民要付出难以偿还的钱财和努力为代价，它们对叙利亚流血的相对地理轻描淡写，为消除恐怖主义建立可疑的联盟，这些都不会结束苦难。 相反，这要通过严肃地打击恐怖主义，正如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联邦应叙利亚政府本身要求下协助进行的那样，来实现。这已经在叙利亚境内某些地区带来了人道主义局势的改善。

对于我们全体，包括整个理事会和奥布赖恩先生，解决办法是清楚的。它意味着解决被强加于叙利亚人民的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个危机是强加给叙利亚人民的，而不是他们制造的。本机构某些成员执意而且刻意地无视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危机恶化的真正原因。他们试图忽视导致大量叙利亚人向我国受政府控制地区寻求避难以及很多其他人向国外寻求避难的原因。这场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恐怖主义。

危机开始时，我们就是在本会议厅内告知成员国，在前一年半的时间内，阿勒颇没有经历过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我们曾呼吁理事会成员帮助叙利亚政府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以关闭边界，使恐怖分子无法进入阿勒颇。但是没有回应。这造成从世界各地流入数万转基因的恐怖分子，他们被称为“温和反对派”或者“非国家武装团体”。这些团体在阿勒颇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回应对于Castello 路的提法，我要说，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关闭这条路。相反，政府试图打开它，把它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他们利用这条路阻止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阿勒颇省和伊德利布省。政府还力图拒阻恐怖分子通过这条路从土耳其入境。恐怖主义是叙利亚危机居首位的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单方面的强制措施使经济活动瘫痪，这是我国人道主义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因此，持久解决办法在于执行安全理事会本身的各项决议来打击恐怖主义，与叙利亚政府协作和充分合作，不要像某些方面那样在反恐斗争中使用双重标准和表现出虚伪。这样的解决办法还必须避免让叙利亚成为吸引更多恐怖分子的场所。

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早先谈到一个叫Harakat Nour al-Din al-Zenki、源自土耳其的集团对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难民犯下的暴行。她谈到那些将一个孩子割喉的人是“反叛分子”，但她没有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包括伊斯兰军、法塔赫军等在内的其他恐怖团体的情况也是一样。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应当停止它们对一些武装恐怖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在叙利亚一些村庄里对他们用作人盾的平民施加暴行。

它们还必须停止使叙利亚境内这些武装恐怖团体合法化，不要再称他们为“温和的武装反对力量”或“非国家武装团体”。所有此等绰号是要传达中立的意思，但其本身就与安全理事会自己的反恐决议条款不相符。不以恐怖主义来称呼恐怖主义这一事实向数百恐怖团体发出错误信息，即，他们的恐怖行为只要是与叙利亚政府作对就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继续摧毁基础设施和导致更多人员及物质损失。

法国飞机最近轰炸了Al-Tukhar村，炸死达伊沙扣为人质作人盾的164人。但是，当达伊沙领导人听说，法国总统称，他将为尼斯袭击事件寻求复

仇时，他们下令撤离该村庄。因此，达伊沙战斗人员在法国轰炸前刚刚离开Al-Tukhar。法国空军还是出动并轰炸了该村庄，受害者人数是尼斯袭击的两倍。法国总统得以为尼斯复仇，杀害了该叙利亚村庄的164名平民。是谁使用这些村民作为人盾？是达伊沙，他们在法国和美国空军发起的复仇使命的掩护下杀害平民。

我们通过官方渠道提出几十起类似行为的例子。我不会像美国代表那样一一列数，因为我会需要数周的时间列出叙利亚境内恐怖袭击的所有受害人。让我们仅指出那些袭击法国的 Le Bataclan剧院和《查理周刊》的人，或指出那些在圣贝纳迪诺、慕尼黑和孟加拉国发动袭击的人。为什么不点出所有实施此种恐怖行为的团体的名字呢？为什么不将他们称为“武装反对力量”呢？为什么我们说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是温和反对力量所为而不将其袭击称为恐怖分子实施的恐怖行为呢？没有一边是合法、清真恐怖主义另一边是不合法的恐怖主义一说。都是恐怖主义，受其所害的是我们的人民。

我所说的证据是，几天前，Harakat Nour al-Din al-Zenki恐怖集团将一名12岁的巴勒斯坦男童斩首。他们令人毛骨悚然地将其头颅切下。该组织被某些国家称为温和武装反对力量。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协助此类实体，自2011年年底一直提供媒体支助。这些恐怖团体的做法与类似的恐怖团体的做法没有丝毫不同，包括伊斯兰军、自由沙姆人运动、穆罕默德军、 Abu Ubaidah Al-Muhajir、Al-Liwa Al-Tawhid、巴德尔烈士旅、圣战者军、伊斯兰阵线、法塔赫军、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苏丹穆拉德旅和被安全理事会内外的某些方面描述为“温和反对派军”的其他团体。

这些实体据说是温和反对力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支持者把其变为魔鬼和食人族，他们的娱乐消遣是与被斩首的无辜受害者拍照，他们将人从房顶上推下，以及在阿勒颇及各村庄活烧受害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叙利亚各城市内数以千计被扣作人质的妇女及儿童的姓名。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是罪恶滔天的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我们不需要调查、证据或警犬就可识别这些行径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我们无法解释的是，安全理事会内一些声称保护人权及法治的成员继续阻止将这些团体列入恐怖主义组织清单。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等于给他们继续屠杀和斩首大开绿灯。这显示出他们在反恐斗争中全无诚意。他们只是利用反恐来作为对叙利亚政府施压的政治武器。而叙利亚政府已经履行其保护国民、打击恐怖主义的宪法义务。

然而，我们无法单独工作。我们需要安理会的支持，需要安理会理解我们在叙利亚、本地区和全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范围。这一危险正开始影响安理会成员自身，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我坚信，受这一波恐怖主义行为影响的各国公民可以合理地自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本国政府无视此种恐怖行为。

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解除单方面胁迫性措施，我要谈谈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所必需的第二个步骤，即支持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因为打击恐怖主义只会有助于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此种解决办法应如安全理事会关于叙利亚的所有相关决议所申明，确保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国际法原则，以确保违反这些原则的违法行为和罪行不被重复，如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仔细阅读了美国国务卿7月15日访问莫斯科之后发表的声明。在该声明中，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坚称，必须打击努斯拉阵线和达伊沙煽动的恐怖主义。站在打击这一全球祸害第一线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欢迎这些声明，并重申，我们致力于找到满足叙利亚人民的愿望并确保得到他们支助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办法。我们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开展叙利亚内部对话，希望该对话将导致叙利亚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并得

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制定全面解决办法。

我要重申，叙利亚政府完全支持其减轻叙利亚人民所遭受人道主义苦难的承诺和义务。我们准备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继续与联合国合作，为其履行使命提供便利，但这种合作不是单行道。联合国也必须在各种人道主义问题上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和协调，而不是指责批评叙利亚，这样做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成果。

如果没有伊拉克政府提供的合作、便利和保护，联合国和在叙利亚境内开展活动的国际组织就不可能在这场危机的5年里取得现在的成果，每月向数百万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施加恩惠，但其前提是有需要的叙利亚人民受益于这种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主权得到尊重。

我要回顾指出2012年12月12日在马拉喀什所说的话，当时有人试图组建一个反对派。时任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先生说，”圣战分子在叙利亚很活跃”。他说，

（以法语发言）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防止法国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

（以阿拉伯语发言）

这是一位前总理说的话。在法国恐怖主义袭击尼斯、Bataclan剧院和《查理周刊》后，法国总统对Manbij村实施报复轰炸，杀害了164名平民。

我可以说得更多，但由于时间有限，我就此结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答复所作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将很简短，只试图答复提出的一些问题，不涉及其他方面。

特别是，西班牙代表请我提供一点关于卡斯蒂略公路问题的详情。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目前阿勒颇市东部有被包围的严重危险，如果阿勒颇东部被围困，目前被围困的平民至少会增加25万人，将使被围困的平民人数达到约1百万人。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正如安理会所知，7月7日以来，停止了出入阿勒颇市东部的平民、人道主义和商业流动。我们需要重新安排粮食储备，以便为阿勒颇东部需要粮食援助的15万人备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

基本保健用品，不包括麻醉药和外科手术用品，足够用大约4至5个月，只要泵站继续供水。整个阿勒颇市位于阿勒颇省东部，因此我们努力建立一个跨越冲突线的通道，连接设在政府控制的阿勒颇市西部的联合国中心。正如另一位代表提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有一些流动。7月的车队计划列入了一项申请，叙利亚当局批准了该申请。然而，因安全局势的缘故，我们未能前往。因此，卡斯蒂略公路问题是一个绝对关键的时刻，从我们要求实行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的角度看，这一点将很明确。由于卡斯蒂略公路现已遭到严重破坏，不能供大卡车通行，只能用很小的卡车。因此，为了运输必要数量的物品，我们需要有更长一段时间，让更多数量的卡车能够前往，并在卸货后返回。正因为如此，卡斯蒂略公路问题和力求澄清该问题极其重要，是一个关键点。

联合王国代表也向我询问继续实施联合国空投计划以进入被围困地区的情况。众所周知，联合国正在利用各种后勤方法，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陆运、海运和空运手段，向叙利亚全境有需要的民众提供援助。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制订向其他地点空投和建立空中桥梁的具体计划，因此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成员都了解需要什么才能使之成为现实。

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叙利亚政府的同意以及所有当事方的安全保证将是一项先决条件；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拟议空运行动民事运营者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正如我们一直所说，我们继续为

空投和空中桥梁作规划，但获得陆地通道仍是优先事项。陆地通道最安全；从用于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提供粮食和非粮食物品的现有资金中，陆地通道能够获得高得多的价值，因此是最有实效的通道。6月1日，一个车队经陆路从大马士革向达米尔的22500人运送了粮食，而相同数量的粮食需要直升机每天轮流运输大约六周。因此，在我们能够经陆路到达所有被围困地点之前，我们会考虑所有选项。当然，这是我们与会员国正在讨论的一部分内容，讨论的目的是请会员国帮助我们获得最有效和最高效的可用通道。但空运计划依然会保留。

我认为俄罗斯联邦代表问了一个有关夜间调配的安全和安保问题。6月29日，我们向阿尔班和扎马勒卡派遣了一个车队。由于接到要求提供便利的信件花费时间，车队装载只能在下午完成。因此，当我们需要考虑我们人员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并寻求所有各方提供安全保障时，这不得不既包括夜晚也包括白天。然而，我谨重申我的呼吁，即应当优先考虑白天行动。我再次感谢俄罗斯联邦在这一方面最近几次的协助。这无疑使我们既得以进行需求评估，又得以进行更安全和更有保障的运送。

我还被俄罗斯联邦代表问到——或至少他表示关切——偏见的可能性，即联合国是否在完全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上向所有数百万有需求的人民提供援助。我谨再次重申我的保证，那就是，在我们每个月的所有调配模式中，我们的援助是纯粹根据人道主义原则进行评估的，这一点我认为他已经知道。评估和运送完全是视需要决定的。很显然，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非常清楚，这也是他们专业做法的一部分，作为联合国、实际上也包括我们的伙伴们，必须公正、中立和独立。我们作为人道主义者非常清楚，我们必须采取和坚持这项根深蒂固的原则，因为它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最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准入的许可证。

我谨向安理会重申，我们将要求所有成员帮助我们获得基于需求的准入，因为被叙利亚政府围困的地区和被其他冲突方围困的地区之间的均等性一直未能得到体现，尽管目前来自被围困地区的数据要比以前多得多。一如我们在代尔祖尔所做的那样——那里有11万人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围困，亟需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致力于平等地满足那些被围困在福阿和凯夫拉耶的人的需要，这是四个城镇协议的一部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每个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者不是一个等量的数字；对每个人进行的评估不受整个总数的影响。再说一遍，我们的评估始终以需求为依据。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我欢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一个呼吁实行48小时人道主义停火、特别是在阿勒颇市东部实行停火的广泛认识正在形成，人们在这一点上似乎还认识到了适当性、相称性、迫切性和紧迫性。我意识到这是安理会内部一个“从黄灯向绿灯转换”的时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要指出，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时刻。这将成为真正进展的起点，它将有助于我们通过在交战区实行人道主义停火，为那些被困在前线后面的平民提供援助，并使他们能够获得目前他们还不能获得的拯救生命的服务。这些交战区即将遭受围困，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其影响的人比我们正在帮助的人要多出数十万。

正因如此，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在48小时平静窗口的至少72小时之前得到通知，以便将援助运入这些地点。我在实地的团队已拟定一项提议，以确保对阿勒颇东部安全、定期和便利化的人道主义准入。他们提议在每周的中间停火48小时，即每月停火8天，以便跨界行为方能为大约25万人、包括15万需要粮食援助的人提供援助，并防止其他人变得同样脆弱。该建议已于上周提交给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人道主义工作队。此种停火将依靠联合国已建立的对从土耳其一侧准入情况进行监测的机制。正如我此前在回应西班牙代表时所说，48小时是必需的，这样才能使较小的卡车——考虑到卡斯蒂略公路目前的毁坏程度，我们现在需要在该道路沿线使用这种卡车，并考虑到返回的空卡车数量——有足够的时间为我们定期提供充足的供应品。所建议

的停火——我认为这是需要提及的重要一点——还将促使设立一个医疗后撤部门，以便我们不仅能将各种物品运进去，而且还能进行人员撤离。这是我开场白的核心观点。

就与跨界行动相对的跨线行动而言，我们联合国要求为12万人提供援助，其中一个为阿勒颇东部6万平民运送援助的车队7月份获得叙利亚政府的批准。这发生在局势升级情形蔓延至阿勒颇之前。我想，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将根据需要提出增加援助的要求。

我只想提供这一细节，以便安理会能充分认识到，如果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点，接下来将需要做些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莱恩先生刚才所作的澄清。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贾法里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对要求再次发言表示歉意。我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我只想向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提供一些本次会议未提及的信息。

第一，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人提及如下事实：恐怖分子在大马士革城外离马达亚不远的巴拉达河谷地区轰炸了为大马士革市提供饮用水的唯一来源。如一些成员所知，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马达亚正在遭到围困。这意味着，大马士革的居民——700万平民——被剥夺了饮用水，因为温和的/转基因武装反对派炸毁了这座城市的主要水源。

第二，我还要提醒安理会，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一个公共广场活活烧死了一家人——父亲、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因为他们想要逃离拉卡。没有人提及这个家庭的遭遇，也没有人提及在巴拉达河谷水源地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奥布莱恩先生，也未提及这一切。

关于轰炸阿勒颇，有来自阿勒颇东部和阿勒颇西部的空袭。但是，奥布莱恩先生并未说明是谁在该市的这些区域发动袭击。他们是我们正在与之战斗的恐怖分子——西方联盟声称正在打击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是从土耳其入境的恐怖分子，海湾的腐败政权——比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是他们的资助者。这些人就是从东面和西面袭击阿勒颇的恐怖分子。

我们真诚地希望，当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想要谈论叙利亚境内发生的事件并指出发生了炮击事件时，他能提及发动袭击的那一方。仅在大马士革就有100多人被炸死或炸伤。我将向安理会发送正式信函，列出在大马士革的餐馆和公园中被炸死的遇难者的姓名，其中有数十人是妇女和儿童。同样情况也发生在阿勒颇。因此，我们要问：谁是凶手？为何没有人提到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一议题。

中午12时40分散会。